

稀土离子与氨基酸的相互作用

杨 频 杨 斌 盛

(山西大学分子科学研究所, 太原)

关键词 稀土离子、氨基酸、吸收光谱

钙(II)是生物体内重要的金属离子, 它与蛋白质结合主要以静电结合为主, 它会与蛋白质中的羧基、羟基、肽键及酚基等发生相互作用。由于在远紫外区才能观察到其电子跃迁这一实验上的困难, 使得钙(II)-蛋白质结合的直接研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。稀土离子与钙(II)有极为相近的离子半径, 它们的成键性质与钙(II)很相似, 大都具有闭壳层的电子结构, 主要通过静电相互作用与配体结合, 且成键强度直接与离子半径有关系^[1]。因此研究稀土离子与蛋白质的基本结构单元——氨基酸的相互作用, 对于理解生物体系中钙(II)的成键性质是很有帮助的。为此我们利用紫外-可见光谱、红外光谱、核磁共振谱等观察了稀土离子与一些氨基酸的相互作用。同时我们还观察了其与乙酸的作用。

一、材料和实验

1. 仪器 PHS-73A型酸度计, 天津第二分析仪器厂产; UV-365紫外-可见-近红外光谱仪, 傅立叶变换 FX-60Q 核磁共振波谱仪, IR-435 红外光谱仪均为日本岛津产。

2. 药品 L-丙氨酸、L-天门冬氨酸、L-谷氨酸、L-丝氨酸为生化试剂。其它试剂均为分析纯。

3. 实验步骤 将99.9%的稀土氧化物在110℃下恒温约2h, 冷至室温后用分析天平精确称量, 用稍过量的分析纯高氯酸溶解, 配成标准溶液。将生化试剂级氨基酸在分析天平上准确称量后, 直接溶于去离子水中备用。

在小烧杯中加入一定量的稀土高氯酸盐溶液和氨基酸溶液, 用稀氢氧化钠和稀高氯酸调到所要求的pH值(用试纸测定), 在电磁加热搅拌器上加热至微沸, 冷却后稀释至约10ml, 在酸度计上精确测定溶液的pH值, 用同样酸度的水溶液稀释至10ml容量瓶中。对于钬(III)-天门冬氨酸(1:1的摩尔比)水溶液, 在小烧杯中放置一周后析出白色透明固体。我们将固体络合物用重水溶解, 使用TMS为内标, 用5mm样品管, 在谱宽为1000Hz的条件下测定了钬(III)-天门冬氨酸的质子核磁共振谱(如图1所示), 图2是同样条件下天门冬氨酸的质子核磁共振谱。使用溴化钾压片法测得的钬(III)-天门冬氨酸红外光谱如图3所示。为了对比我们同时给出了天门冬氨酸的红外光谱。

紫外光谱的测定在UV-365紫外-可见-近红外光谱仪上进行, 使用1cm吸收池, 蒸馏水为空白。测定结果表明, 在不同pH值下的稀土离子-氨基酸水溶液中, Ho^{3+} 的 $^3\text{I}_1 \rightarrow ^3\text{G}_1$ 和 Nd^{3+} 的 $^3\text{I}_{1/2} \rightarrow ^3\text{G}_{3/2}, ^3\text{G}_{1/2}$ 跃迁^[2]吸收峰有明显的强度变化, Tm^{3+} 的 $^3\text{H}_5 \rightarrow ^3\text{H}_4$ 和 Sm^{3+} 的

本文1987年5月9日收到, 1987年11月13日收到修改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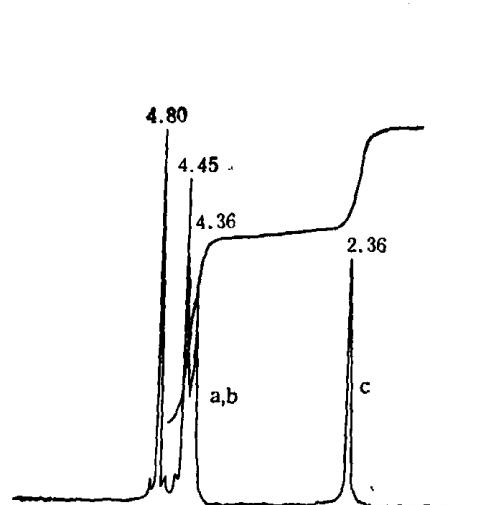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 钕 (III)-天门冬氨酸的 ^1H NMR 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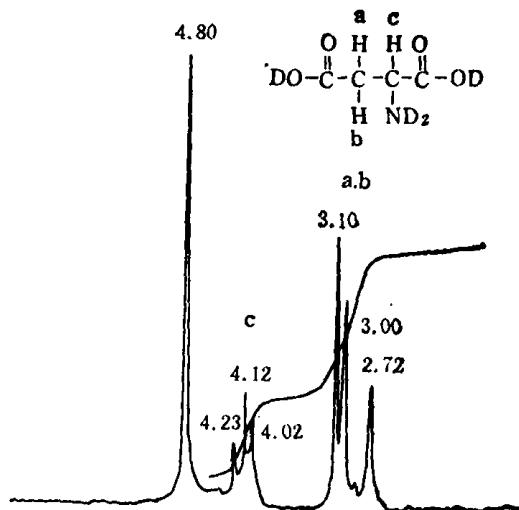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2 天门冬氨酸的 ^1H NMR 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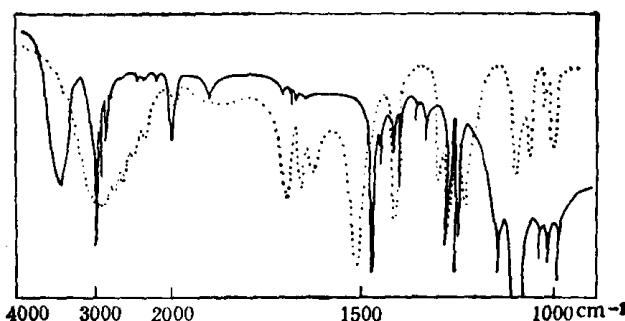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3 钕 (III)-天门冬氨酸(—)和天门冬氨酸(···)的红外光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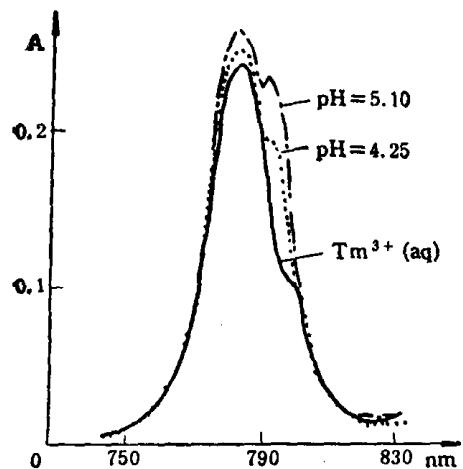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4 天门冬氨酸-Tm³⁺ 吸收光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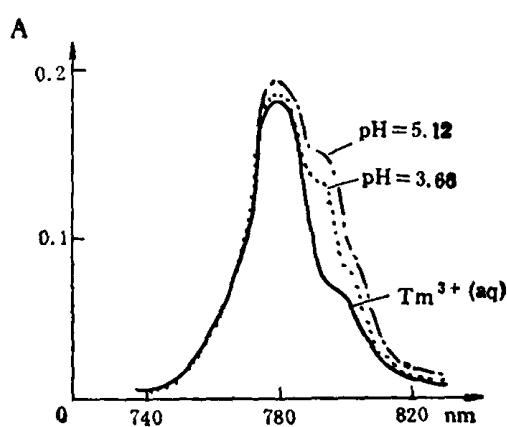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5 谷氨酸-Tm³⁺ 吸收光谱

$^1\text{H}_{\text{vib}} \rightarrow ^1\text{F}_{\text{vib}}$ 跃迁^[2]吸收峰也有较明显的变化。图 4 和图 5 是 Tm^{3+} -氨基酸的 $^1\text{H}_{\text{vib}} \rightarrow ^1\text{H}_{\text{vib}}$ 跃迁峰随 pH 值的变化而变化的情况。我们根据振子强度测定原理^[3], 利用(1)、(2)两式计算了不同的跃迁在不同 pH 值下的振子强度。

$$f_{\text{nm}} = 4.32 \times 10^{-9} \int_0^{\infty} s(\nu) d\nu, \quad (1)$$

$$f_{\text{nm}} = 4.32 \times 10^{-9} \times 1.065 \epsilon_{\text{max}} \cdot \Delta\nu, \quad (2)$$

其中 f 为电子以 ν_m 频率振动的有效振子数, $s(\nu)$ 为摩尔消光系数。

不同 pH 值下由不同的跃迁所算得的振子强度如表 1—5。

表 1 Ho^{3+} 的 $^1\text{I}_{0,1} \rightarrow ^3\text{G}_{6,1}$, $^3\text{P}_1$ 跃迁随 pH 值的变化

L-谷氨酸		L-天门冬氨酸		L-丙氨酸	
pH	$f \times 10^4$	pH	$f \times 10^4$	pH	$f \times 10^4$
<1(aq.)	528.2	<1(aq.)	568.6	<1(aq.)	574.4
1.23	554.1	4.90(aq.)	567.1	1.12	574.4
2.47	578.5	2.44	617.8	2.82	601.0
3.20	652.5	2.96	649.2	4.26	617.1
4.40	679.4	3.98	669.5	5.38	627.9
5.01	716.7	4.92	681.5		

表 2 Tm^{3+} 的 $^1\text{H}_6 \rightarrow ^3\text{H}_4$ 跃迁随 pH 值的变化

L-天门冬氨酸		L-谷氨酸	
pH	$f \times 10^4$	pH	$f \times 10^4$
<1(aq.)	196.4	<1(aq.)	202.3
2.30	218.9	1.52	202.3
3.00	209.6	2.88	221.9
3.66	220.7	3.66	234.4
4.25	228.2	4.04	238.3
5.04	233.8	4.50	246.5
5.10	240.9	5.12	268.8

表 3 Nd^{3+} 的 $^1\text{I}_{0,1} \rightarrow ^4\text{G}_{7,1}$, $^3\text{G}_{7,1}$ 跃迁随 pH 值的变化

L-天门冬氨酸		L-谷氨酸	
pH	$f \times 10^4$	pH	$f \times 10^4$
<1(aq.)	765.7	<1(aq.)	917.5
1.87	785.2	1.90	947.3
2.42	834.4	2.42	976.9
2.85	858.7	2.94	1004.9
3.70	915.3	3.93	1030.6
4.34	939.9	4.73	1101.3
5.22	958.9	5.04	1156.9

表 4 Sm^{3+} 的 $^1\text{H}_{5,1} \rightarrow ^4\text{F}_{7,1}$ 跃迁随 pH 值的变化

L-天门冬氨酸		L-谷氨酸	
pH	$f \times 10^4$	pH	$f \times 10^4$
<1(aq.)	237.5	<1(aq.)	238
2.56	246.5	1.42	244.7
2.98	254	2.02	251.9
3.92	261.4	2.42	252.6
4.58	268.9	3.07	253.
5.12	272.7	4.46	274.3

表 5 Ho^{3+} 的 $^3\text{I}_8 \rightarrow ^3\text{G}_6$ 和 Nd^{3+} 的 $^4\text{I}_{9/2} \rightarrow ^4\text{G}_{5/2}, ^2\text{G}_{7/2}$ 跃迁随 pH 值的变化

钬(III)-丝氨酸		钬(III)-乙酸		钕(III)-乙酸	
pH	$f \times 10^8$	pH	$f \times 10^8$	pH	$f \times 10^8$
<1(aq.)	591.1	<1(aq.)	581.5	<1(aq.)	690.3
		1.03	574.4	1.86	693.5
		1.36	574.4	2.98	710.2
		3.60	607.8	4.75	748.2
4.86	653.2	5.13	694.6	5.20	836.6

aq. 表示稀土高氯酸盐的水溶液。

二、结果及讨论

图 3 给出的红外光谱表明, L-天门冬氨酸与钬(III)作用后, 原来出现在 $3300-2500\text{ cm}^{-1}$ 处的 $\gamma_{\text{OH}(\text{COOH})}$ 和 $\gamma_{\text{NH}(\text{NH}_3^+)}$ 吸收带变为几个尖峰, 出现在 $1530-1500\text{ cm}^{-1}$ 处的 $\gamma_{\text{C}-\alpha\text{COOH}}$ 吸收带红移为 $1490-1470\text{ cm}^{-1}$, 同时在 1100 cm^{-1} 附近出现一个强的吸收带。钬(III)与氨基酸配位后会使 $\gamma_{\text{C}=0}$ 红移, 使得 γ_{OH} 消失, 1100 cm^{-1} 处的吸收带是由于高氯酸根产生的。图 2 的天门冬氨酸 ^1H NMR 谱表明, 钫(III)使天门冬氨酸的 β 质子向低场移动约 1.3 ppm, 使 α 质子由低场向高场移动约 1.5 ppm, 这可能是由于天门冬氨酸 α , β 羧基同时向钬(III)配位引起的^[4]。

由图 4、图 5 的吸收光谱可以看出, 加入氨基酸后虽然没有吸收峰的位移, 但稀土离子的某些吸收峰 ($\Delta L \leq 2, \Delta S = 0$) 强度随 pH 值的增加而变强, 如 Ho^{3+} 的 $^3\text{I}_8 \rightarrow ^3\text{G}_6$, Nd^{3+} 的 $^4\text{I}_{9/2} \rightarrow ^4\text{G}_{5/2}, ^2\text{G}_{7/2}$, Tm^{3+} 的 $^3\text{H}_6 \rightarrow ^3\text{H}_4$ 和 Sm^{3+} 的 $^6\text{H}_{5/2} \rightarrow ^6\text{F}_{7/2}$ 跃迁吸收峰便是这样。这说明随着 pH 值的增加, 稀土离子逐渐与氨基酸形成了络合物。

由氨基酸的酸性解离常数^[5]可知, 在我们的实验条件下 ($\text{pH} \leq 6$), 各种氨基酸的 $\alpha\text{-NH}_2$ 都以质子化的形式存在。稀土离子主要通过静电相互作用与配体成键的性质使质子化的 $\alpha\text{-NH}_2$ 不会参与向稀土离子的配位。所以由没有氨基酸等配体存在时 pH 值的变化对稀土离子的吸收峰强度没有明显的影响可以看出, 表 1—5 所列数据的变化主要是稀土离子与羧基结合的结果。

由表 1 和表 5 可以看出, 当天门冬氨酸的 α -羧基与 Ho^{3+} 配位后 ($\text{pH} = 2.44$), Ho^{3+} 的 $^3\text{I}_8 \rightarrow ^3\text{G}_6$ 跃迁振子强度的变化 Δf 是 49.2; 当 β -羧基也向其配位后 ($\text{pH} = 3.98$), Δf 是 100.9, 即 α -羧基配位与 β -羧基配位所引起的振子强度变化大致相同。与天门冬氨酸相似, 当谷氨酸的 α -羧基向 Ho^{3+} 配位后 ($\text{pH} = 2.47$), $^3\text{I}_8 \rightarrow ^3\text{G}_6$ 跃迁振子强度变化 Δf 是 50.3; 但当 ω -羧基也向基配位后 ($\text{pH} = 4.40$), Δf 成为 151.2, 即 ω -羧基配位所引起的振子强度变化约是 α -羧基的两倍。在 Ho^{3+} -丙氨酸水溶液中, 即使 pH 值高达 5.8 (仍只有 α -羧基配位), Δf 也只是 53.5, 而乙酸配位 ($\text{pH} = 5.13$) 所引起的振子强度变化 Δf 是 109.5。

由表 2 可看出, Tm^{3+} 与天门冬氨酸、谷氨酸结合时, Δf 的变化规律与 Ho^{3+} 相类似。

由表 3 和表 5 看出, Nd^{3+} -氨基酸中 Nd^{3+} 的 $^4\text{I}_{9/2} \rightarrow ^4\text{G}_{5/2}, ^2\text{G}_{7/2}$ 跃迁振子强度变化与 Ho^{3+} 、 Tm^{3+} 稍有不同。当天门冬氨酸的 α -羧基与 Nd^{3+} 配位后 ($\text{pH} = 2.42$), Δf 是 68.7; 当 β -羧基也向 Nd^{3+} 配位后 ($\text{pH} = 4.34$), Δf 是 174.2, 即 β -羧基配位所引起的振子强度变化约是 α -羧基的两倍, 这是与 Ho^{3+} 、 Tm^{3+} 不同的。在 Nd^{3+} -谷氨酸水溶液中, ω -羧基

配位所引起的振子强度变化约为 α -羧基的两倍,这是与 Ho^{3+} 、 Tm^{3+} 相一致的。乙酸向 Nd^{3+} 的配位 ($\text{pH} = 5.2$) 所引起的振子强度变化约为 146.1。

由表 4 可以看出, Sm^{3+} 与天门冬氨酸、谷氨酸作用后的振子强度变化规律与 Nd^{3+} 相似。

分析上述结果可以看出: 天门冬氨酸与稀土离子结合时, α -羧基以一个氧原子向稀土离子配位, β -羧基与轻稀土(如 Nd^{3+} 、 Sm^{3+}) 以两个氧原子配位, 有一 $-\text{C}(=\text{O})\text{O}-\text{Ln}^{3+}$ 四元环的形成, 与重稀土(如 Ho^{3+} 、 Tm^{3+}) 以一个氧原子配位。谷氨酸与稀土离子结合时, α -羧基以一个氧原子配位, ω -羧基象乙酸与稀土离子结合时一样使用两个氧原子形成较稳定的 $-\text{C}(=\text{O})\text{O}-\text{Ln}^{3+}$ 四元环。这一结果是与 Legendziewicz 等人^[6] 关于 Ho^{3+} 、 Nd^{3+} 与谷氨酸的作用结果相一致的。

天门冬氨酸、谷氨酸与稀土离子成键的差异问题, 荧光光谱测定表明^[7], 谷氨酸与稀土离子形成二聚体, 而天门冬氨酸与稀土离子形成螯合物^[8], 这是两者的几何差别。我们认为构成其结合差别的主要原因是质子化的 $\alpha\text{-NH}_2$, α -羧基距质子化的 $\alpha\text{-NH}_2$ 较近, 易受到影响, 使得 α -羧基不象普通的羧基(乙酸), 只能以一个氧向稀土离子配位; 谷氨酸的 ω -羧基距质子化的 $\alpha\text{-NH}_2$ 较远, 使其与稀土离子配位的能力接近于普通的羧基(乙酸), 在稀土离子半径变化的范围内, $-\text{C}(=\text{O})\text{O}-\text{Ln}^{3+}$ 四元环的稳定性不受质子化 $\alpha\text{-NH}_2$ 的影响。

天门冬氨酸的 β -羧基与质子化的 $\alpha\text{-NH}_2$ 距离介于 α -羧基和谷氨酸的 ω -羧基之间, 这时 $-\text{C}(=\text{O})\text{O}-\text{Ln}^{3+}$ 四元环的稳定性主要与稀土离子的半径有关, 即受稀土离子电荷密度的影响, 对于低电荷密度的轻稀土可形成较稳定的 $-\text{C}(=\text{O})\text{O}-\text{Ln}^{3+}$ 四元环, 对于高电荷密度的重稀土只能结合成 $-\text{O}-\text{C}(=\text{O})-\text{O}-\text{Ln}^{3+}$ 。

参 考 文 献

- [1] Brittain, H. G. et al., *J. Am. Chem. Soc.*, 98(1976), 8255.
- [2] Carnall, W. T. et al., *J. Chem. Phys.*, 49(1968), 4424.
- [3] 徐光宪、黎乐民, 量子化学基本原理和从头计算法, 上册, 科学出版社, 1980。
- [4] Maryvonne, L. M. and Gerard, J. M., *Practical NMR Spectroscopy*, London, 1980, 377—390.
- [5] Ochiai, E., *Bioinorganic Chemistry An Introduction*, Allyn, 1977, 18.
- [6] Legendziewicz, J. et al., *Inorg. Nucl. Chem. Letters*, 17(1981), 57.
- [7] Legendziewicz, J. et al., *J. Lumin.*, 24/25(1981), 819.
- [8] Webb, G. A., *Annual Reports on NMR Spectroscopy*, Vol. J, Academic Press, New York, 1979, 87.